

羅卓英揚威域外（續完）

——從東戰場到印緬

褚問鵬

仁安羌救英軍七千

「六日，赴「梅苗」與盟軍將領商戰略。史迪威將軍先我們到達。此時亦在「梅苗」會合。亞歷山大將軍，則與蔣公同機入緬。至此乃集中、美、英三方面的總司令及其幕僚人員再度研究，並聽取報告。這時，參加作戰的軍隊中，美國方面，並無地面部隊，祇有史迪威將軍，作象徵性的參加，及與美方聯絡而已。英軍則有陸軍兩個軍，由亞歷山大將軍親自指揮作戰。那時，緬甸為英國屬地，所有鐵路交通等工作，都係英人擔任。

「我認為軍事必須與政治配合，方能達到克敵致勝的目的。於是大概地探問一下緬甸的民情，是否可以運用？英方的一位幕僚回答：

「緬甸人很壞，是完全不可靠的。」

「亞歷山大將軍搖頭道：「緬甸倒不少，他們寧願幫助敵人，却不幫助我們。」

「我的心上便覺一震，這樣看，軍隊是孤立

的，得不到民衆擁護的軍隊，打起仗來，可能事倍功半了。

「但是環境形勢，由來已久，決不是短期所能改善。我私心竊計，這次作戰，不宜過份樂觀，必須以大無畏的精神，克服困難，以期獲得戰果。雖說是美、英聯軍，而我中華健兒，必須負起更重大的責任來。已是顯而易見的事了。

「第二天，我前往「曼德勒」。在伊洛瓦底江東岸，一名瓦城，為舊日皇宮所在。」視察防務，並邀杜聿明，甘麗初兩軍長，商定作戰部署。

「我所撰：「告全軍士書」有「不作生還之望，不作回國之想。」等誓師式的語句。

「連夜巡察前線，集合官兵訓話，勉以：「守紀、立功、陸鄰、愛衆」諸要點。並在「梅苗」設立長官司令部。

「七日，部隊推進至緬甸中部名「瓢背」的地方。即在「瓢背」設前進指揮部，並赴前線督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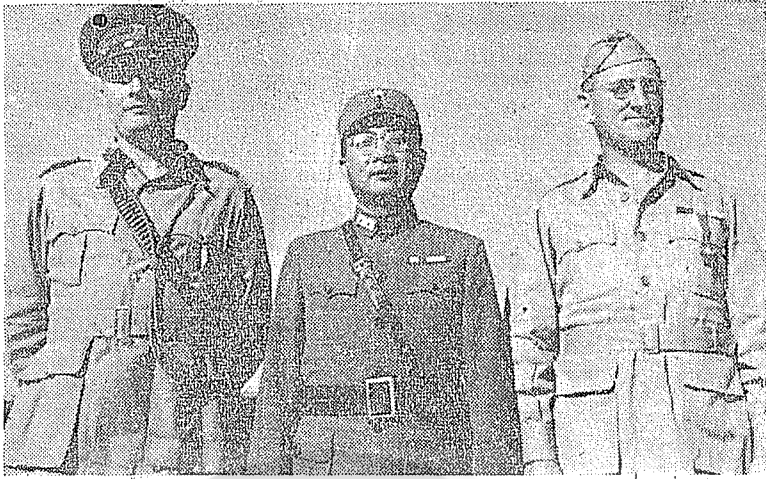
「時杜聿明軍擔任中路。甘麗初軍在左翼。英軍則佔右翼。以弧形陣線與敵作戰。」

「杜聿明軍破敵人於「平蠻納」之後，正擬長驅直進。忽報右翼英軍，左翼甘軍均被敵強迫後退。杜軍形成突出，不得不作戰略的轉進。」

「部署未定，突聞右翼英軍被圍甚急。乃派孫立人師星夜馳援（註一），救出亞歷山大將軍及其所部英軍七千人。我軍大獲全勝。此即有名的「仁安羌」之役。瞬息之間，傳遍全世界。美、英各報，喧染尤甚，稱我中國軍人，為仗義救人的偉大英雄。新聞記載，連篇累牘。戰地記者，更是無孔不入地來找我們要資料。我却不感覺欣喜，反而覺得有點感慨：在軍中，甲有難，乙去救，實也是一件極平常的事，用不著喧嚷的。而這一次的事件，美、英諸國之所以震驚，其下意識中，還是有點民族優越感在那裏作祟，彷彿以為你們這些黃面孔人，應該由我白種人去救你才是常理，如今反過來，倒要靠你們來救我們，真是太意外了。」

三箭天山東瓜之戰

『因此，我嚴令記者不可宣傳。但是國內的賀電，以及各同盟國的祝福文電，已如雪片飛來



民國三十一年，羅卓英將軍在印度新德里，與英國魏菲爾將軍（左），美國賴頓將軍（右）合影。

了怎不使人感慨無窮呢？

『我乃以一詩答復道：

救人從非吾何惜，急難鵠原正此時。

四海一家須共喻，乾坤大道不為私。

『未幾，左翼要點「棠吉」，被敵侵入。急調戴安瀾師往援。仰攻一晝夜，終告克復。

此時，美空軍陳納德將軍之飛虎隊亦來助戰。這一役的戰果甚為豐碩，擄獲敵槍械，輜重無算，我曾以一詩勉戴安瀾及其部屬。

東瓜戰後再揚威。破銳真同擊惰歸。

三箭天山差可擬，是何神勇戴無為！

（戴係安徽無為人）（註二）

『可是最吃緊的還在右翼，而英軍後援不繼，節節退却。鐵路人員，亦隨同後撤。以至交通中斷，馳救困難。我方軍隊，遂奉令向北移轉。此時史迪威將軍已因公到印度去了。英國在緬人員，亦全部撤入印度。水陸交通，全部瓦解。當日聯軍，祇剩中國軍隊，在緬甸獨撐險局。然而我們決不抱怨。我們乘此閒暇，坐下來研判英軍所以失敗的緣故，以為我人的借鑑，所得結論如下：

1. 英軍戰志缺乏，久成思歸。一遇挫敗，即行退却。

2. 與民衆不能合作，緬人因久惡英人之統治，遂乘機報復。敵人又從而收買他們。於是英軍的動向，敵人洞若觀火。而敵人的行動，英方却一無所知，情報不靈。是兵家的大忌。

3. 英軍習於陣地戰，缺乏機動作戰的經驗。

『以上原因，有其一已經不幸，何況具備了

這許多呢！這是何等的可嘆！此時，我們這支孤軍，既已深入蠻荒，不能不謀善後之道。

『於是參謀團的林蔚兄在臘戍主持。我則率領主力自瓦城沿鐵道線及伊江兩岸，節節阻擊敵人。英軍則向「克來瓦」撤退。從此聯軍兄弟分道揚鑿了。

『最困難的是交通癱瘓，軍隊開動，祇好全憑徒步。既而奉命西移。不得已將重傷官兵，安置在「敏西鎮」，托當地華僑代為照顧。此次吾軍在緬，得力於僑胞協助者甚多，令人感激。

『自「敏西」往西去，全部是高山和河谷。常常三四天不見人烟，不見橋和舟楫，我們一羣人，有時手足並用，攀高山、涉深谷。夜晚則露宿河灘。飽受蚊蟲螞蟻之侵害。

『土人結廬山頂，以防水患。此時雖不須和日寇作戰，而土人往往乘機出擾。我憲兵隊因拾運無線電機器落後，竟遭喇嘛攔擊受創。幸賴官兵們運用機智，方能脫險。聞有英軍將校數人，被土人戕害，令人為之惘然。

聞說東歸炎荒萬里

『我輕傷官兵三百餘人，有鑒於此，因而決不落伍。組織榮譽團，互相扶助。由於醫藥缺乏，僅能隔日換藥一次。亦無怨言。真是中華好男兒啊！

隨行官兵千餘人，雖天氣炎熱，而沿途互相照顧，情逾手足。每逢早晚宿營及開拔以前，我就帶領他們唱國歌。或為他們講古人經營邊地，

撫定遠人等史實，給他們鼓勵。

官兵雖處艱困，士氣始終昂揚。

曾在大雷雨中，率眾攀登緬甸與印度交界之三四四零高峯。乃集陽明句告隨軍將士：

窮途還賴此心存，飛鴻猶驚捲陣雲。

昏黑更須凌絕頂，雨聲如瀉長平軍。

「印度的山光水色，秀潔宜人。老百姓也勤於耕作，與緬甸所見的山荒水惡，百姓懶惰的情形迥然有別。

「既抵「燕飛兒」，乃稍作休息。此地係印東重鎮。英軍守將阿文將軍，前來迎晤，相見甚歡。並往訪魏非爾元帥。孫立人師亦陸續到達。我等駐此三日。在「仁安羌」救出之英軍士兵，重見之下，有感極而泣者。

「聞杜聿明軍在緬北為豪雨所困，乃商請美、英軍派機前往偵察聯絡。投書慰勉。並空投糧食藥品接濟。俞樵峯部長亦趕來協助。先後共投米七十餘萬磅。對於美、英官員之熱誠濟助，深表感謝。」

報國報友自忘其身

羅將軍的遠征瑣憶，到此為止。

凡是認識羅將軍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位恂恂儒雅的人物。他於儒家哲學的修養有獨到處。他的兩句格言是揚善公堂。規過私室。對部下如此，何況是盟軍兄弟？

但是，我們看了上邊的記載，已可想見當年中國軍隊在緬甸，無異孤軍苦戰。英軍不但幫不上忙，甚至而成爲中國軍隊的包袱。羅將軍雖不

明說，其中苦況是可想而知的。

其時，筆者已奉當年的湖北省政府陳辭修（誠）主席之命，調往恩施（註三）工作，不及追隨羅將軍遠征。然而音信常通，蒙將軍告知一二。現在事過境遷，已無所用其顧忌了。

羅將軍回到重慶以後，很愉快地來了信。他說：重慶各界，邀我講遠征的事。盛意殷殷，令人愧感。因集陽明句成七絕一首：

『說東歸欲問舟，深慚經濟學封侯。
炎荒萬里頻回首，諸老能無取日謀。
我們知道古體詩，創作比較容易，集別人的詩句來傳達自己的心聲，那就非高手莫辦了。而羅將軍在他所著的「呼江吸海樓詩」中，集陽明句的，幾達四百首。「遠征憶詠集陽明句」的，也有百首。這裏不打算一一介紹。祇是羅將軍詩的特點，倒可以在此略爲說說：就是溫柔敦厚這四個字，便可以概括一切了。由於羅將軍對於儒家哲學，有甚深的修養。詩文如此，他的爲人處世，也莫不皆然。所謂謙謙君子，正是將軍人格的寫照。陳故副總統哭尤兄文中，有如下的幾句話：

……寄心膂於遺大投艱之會，共生死於兵戈水火之間，……溯兄疇昔所爲，有最使人感念不忘者，即兄每當艱苦盤錯之時，輒讓袂爭先，義形於色，於以報國報友，若自忘其身，一無所顧。而獨至於論功行賞之際，乃復退然巽避，絲毫不矜其功。……

以上的評語，可以說是羅將軍的蓋棺定論了。三年後，陳副總統也歸去道山，人琴之痛，又

豈是區區燕文所能够道其萬一的！可是逝去的祇是形質，至精神靈氣，這是與日星河嶽同其不朽的。那麼我們後死之人，惟有將悲憤化爲力量，踏着先賢先烈們的脚步前進，而直到永遠吧！

註○：屢見有些報刊，但稱孫立人曾經救出英軍七千人等等，而不及其他。孫立人祇是一員師長，安有不得長官命令，輒敢自動前往救人之理？只要稍具軍事常識者是不會置信的。今知出自羅長官之命，則此一啞謎，便可豁然而解了。

註○：戴安瀾將軍屬第五軍之二百師。後在掩護戰役中陣亡，部隊回國。

註○：恩施爲湖北省的戰時省會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肆拾捌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肆拾捌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叁元）